

第一章

迈尔克

所以，在所有故事开始之前，我想先快速解释一下。

为了性而性交这件事，是会发生的。一种简单的，无额外约束的，生理上相互满足的性爱。只要双方同意，安全，并且双方都满意，那么每个人都是赢家。对吧？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投入感情才能享受性爱。有时候谈感情只会把事情变复杂，谁需要复杂的生活呢？

我肯定是不需要的。

我今年二十八岁，是一个忙碌的同性恋男人，住在悉尼达令港一个炫酷的公寓里，有着炫酷的职业，过着炫酷的生活。我是一名企业房地产公司经纪人，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都很不可理喻。我赚很多钱，因为我过着高压、高需求的生活。我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我能把该死的工作完成，而且完成得很好。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谈情说爱。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这男人很——快——就会措手不及地坠入爱河了，真是辉煌又惨烈。

好吧，我只想为自己辩解，我没有预料到。是的，这就是措

手不及的定义。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遇上方知有。

我可没有预料到这一切的到来.....很像你把车开到火车轨道上，被卡住了，你望向窗外，看到一列火车呼啸而至，越来越近，你知道会被撞，会受伤，而自己却完全无力阻止。

就是这样了。

极具创伤性且改变人生，但也可能带来一丝美好。

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被火车撞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有时我会想，这种影响和后果是相似的.....

天啊。

看看它对我的脑子都干了什么？

看看我这个高智商、记性强、有激情、高度专注的大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糊成一团。

一堆热气腾腾的糊状物。

神啊，救救我吧。

我发誓，去年的我肯定认不出今天的自己。嗯，他会认得出这身昂贵的衣服和完美造型的金发，但剩下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那么，我的生活是如何开始偏离轨道的？听我跟你娓娓道来.....

* * *

那是周五晚上，悉尼乔治街的酒吧里很热闹，音乐很响，青柠加伏特加喝得有点上头。有很多身穿西装和自负的人，很难分辨社畜世界在哪里结束，而所谓的休息之夜又在哪里开始。

我被关于佣金、客户、合同、案例和代码的对话包围着。这可是周五之夜啊，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是说，我很喜欢。

这就是我的日常。公司交易，高端客户，高档房地产。语速快，圆滑精明，高强度，高压。地段，地段，地段。

但是在经过漫长难熬的一周后，我想丢下工作，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想谈生意。

我想将一切抛诸脑后，就一个晚上。

我想找个人让我忘掉这些。一个能带我回家，一个不需要什么礼节和尬聊就带我上床的男人。我想要释放压力和理清头绪。

我只想要纯粹的性爱。

但不是普通的操一场。不要。我想要一场非常、非常美妙的性爱。我想被狠狠地操一顿，彻底的，被操到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

所以，虽然有些周五晚上，我确实像大多数其他西装革履的人一样来这里社交，但今晚我在寻找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互惠互利的肉体关系。

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毕竟这里是金融区，我们都在同一个圈子里。我也和这里的一些人在一起过。没错，当然，我可以向布拉德点点头或者给亨特一个微笑，我就绝对知道今晚是什么剧情走向了。

但我想要一些新鲜感。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和一个不需要再见面的人。

然后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他。

高个儿，黑发，结实的身材，黑眼睛，带着紧张的笑容。他环顾酒吧的样子让我看出他是第一次来这儿，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融入。你可以说我以貌取人，但从他的T恤我就能看出，他不适合这里。

别误会我，不要错误解读，我没有瞧不起他。但在我的工作中，我可以一眼看出谁有钱，或者谁没钱。例如我能分辨出一千元的西装和一万元的西装，也能辨认出真正的意大利皮鞋，或者能看出康纳利领带和夏维领带[1]的区别。

这让我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我可以从客户的走路方式，分辨出哪些人是真正的买家，哪些人则是随便看看。

就像和他一起进来的那四个人。那四个就是那种西装革履且自大的人，但这个人不一样。他的T恤很酷，衣品也很酷。但是在一个满是阿玛尼、布里奥尼和古驰的屋子里，他穿着一件“冲撞乐队 [2]”的复古风T恤，一条黑色紧身牛仔裤，还有一等等.....那是亚历山大·麦昆的靴子。

我喜欢。

我非常喜欢。

估计是在他喝啤酒的时候，我盯着他看了太多次，时间太长了，他的一个朋友朝我这边昂昂头，猛推他的胳膊。他看向我，我凝视着他，直到他微笑着看向别处。他另一个朋友笑着说了些什么，又推了他一把，他回答了一句让朋友们都笑了，然后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我靠在吧台上，他径直走过来，半靠着我，把他的空啤酒瓶放到吧台上。他闻起来好香。“晚上好。”他说，低音炮。

我笑了，因为这很直接，很高兴我们达成共识。“晚上好，”我说，“我喜欢你的衣服。”

他一直盯着我，嘴唇微微勾起，说：“谢谢。”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我问道。

“当然。”

我示意酒保再来两杯。两杯什么？无所谓。我转回身面向他。“我以前没在这里见过你。”

他傻傻地笑着说：“我以前没来过这儿。”

嗯，这就好玩了。

“我能坦白做人吗？”

“你可以做任何人。”

酒保在吧台上放了两杯伏特加和一个青柠，我给了他二十块钱，然后递了一杯给“冲撞”——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不想知道他的名字。“你的朋友在看着呢。”我说。

他没有转身，说：“他们在打赌，看需要多长时间。”

“什么东西需要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我们会离开这里。”

啊，行吧。

他又靠近了一些。他的眼睛欲火中烧。“你还想坦白做人吗？”他的声音天鹅绒一般。

“看情况。”我回答。

“看什么情况？”

“你在‘我们马上离开’上下了多少赌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而不是二十分钟后离开，你会赢多少钱？我完全热衷于讨价还价和乐于助人。我希望你赢。”

他轻声笑了起来，温暖而沙哑。“你考虑得很周到。出于好奇，当我们真的离开这里时，你想去哪里？”他转头瞥了一眼他的朋友们，露出了美妙的下颌线和脖子，然后又转向我。“我要让他们等我吗？”

我啜了一口酒，试图压住我上扬的嘴角。“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两分钟路程，走路不会花很长时间。但是，话虽如此，”我与他对视，含糊道，“我看我俩要干到明天早上才能完事。”

他从微笑变成了咧嘴笑，把酒一口干了，再次把我推到吧台边上，这次靠得更近了，这样他才能放下手中的空杯子。他强壮的身体贴着我的身体，轻轻地哼了一声，这声音让我战栗。热意向小腹汇集。

“你可以了，那我随时就走。”他低语道。

妈的，我太可以了。

“那我们走。”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在笑，我却一点不生气。如果他今晚是出来猎艳的，那我也是，这是我今晚唯一的任务。从他走过来和他对视，到一起离开，花了整整五分钟。

五分钟，最多了。

我喜欢这种直球。没有“经常来这儿吗”之类的废话。天啊，我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结局，我已经预

知的结局。他自信、长得好看、身材好。

那个藏在里面的尺寸最好不要让人失望.....

好吧，你知道吗？不要对我有意见，从一开始就说了我只想
做爱。

一场彻彻底底的性爱。

这是我出来玩的全部理由。

我已经准备好了。老天，快帮帮我吧，我想要。太他妈想要
了。

我刷了门禁卡，我俩进到我的公寓大楼，我满怀期待地狠狠
按下电梯按钮。在短暂的步行途中我们没有交谈，我兴致盎然，
不想破坏气氛。到目前为止，整个气氛神秘而火热。闲聊会毁了
这场游戏。

开门后我们进入公寓，我把钥匙扔到桌子上。

“地方不错。”他说。但是他根本没有四处张望，我很确定他
没有注意到窗外的海景。他全程都在看着我。

我脱掉外套，扔到皮沙发背上，就好像在向一头公牛挥舞红
布。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用手捧起我的脸，吻了我。他把我
往后提，直到将我压在沙发靠背上，他的身体贴着我，舌头
探入我的口腔里。

妈的，操，来吧。

我任由他亲我，侵入我的嘴，他坚硬的鸡巴顶着我。这么说吧，他鞋码很“大”。欲望和快感让我的膝盖发软。我打断了这个吻以喘口气，好开口说话。

“卧室。”

他笑了，我牵起他的手，带他穿过客厅进入到我的卧室里。我蹬开鞋子，开始解衬衫扣，接着走向床头柜，把一瓶润滑剂和一些安全套扔在床上。他站在那儿盯着我，黑色的眼睛，吻肿的嘴唇，太他妈性感了。

我继续解开衬衫纽扣。“我要你操我，”我说，“狠狠地，操上几个小时。”

他眼中的欲火越发浓烈，嘴唇微张，胸膛起伏。他踢掉靴子，脱掉衣服，露出发达的肌肉，晒得古铜色的躯干。

天啊。

在他的手伸到我身上，掠过我所有裸露的皮肤之前，我尽快脱掉衣服。他的嘴找到了我的唇，粗暴地吞噬我。天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床上被粗暴对待。

我拉开他牛仔裤的扣子和拉链，把手挤进去抓他的阴茎。

“我嘞个去。”我喘着气说，退后一步，以便可以向下瞧。

所以，他的鞋码没有骗人，而且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胃口太大了。可以这么说。

他好大！

他轻声笑着说：“还想要被操几个小时吗？”

这个混蛋。

我努力喘口气，说：“天，是的。”

他狠狠捏着我的脸，一点都不温柔。“我会让它好好对你的。”然后他深深地、用力地碾上我的唇，直到我融化在他怀里。

他把我的西装裤往下拉，我脱掉他的牛仔裤，最后我俩都一丝不挂，他推着我往后退，直到我躺到床上。他趴到我身上，亲吻我的脖子，我的耳朵，我的嘴。他抓起我的一条大腿，抬了起来，然后整个人压到我身上。

我的个乖乖啊。

他的手，他的嘴，他的身体，他的大屌.....我快要死了。我摆臀，寻找合适的角度，试图将我最需要的地方向他裸露的阴茎靠近。

他轻笑道：“这么急？”

“我需要你操我。”我说，根本不在乎我的语气有多饥渴。他来这是为了做爱的，我也是。如果他不插进我的身体，我会死。

他低笑着，跪起来把我翻个身，好像我是一个充气娃娃。快

来吧。当我松开胳膊和腿时，他用光滑的拇指滑过我的后穴，探了进去。

我贴着床罩呼吸。“操。”

他压在我身上，在我耳边低语，同时将第二根手指塞了进去，说道：“这是你想要的？”

我呻吟道：“是——”

他吻我的肩膀，然后到脖子后面，耳朵后面，同时指奸了我很长时间。时间长到让我开始摇着屁股往后贴，想要更多。他低低地笑，把手指从我穴里拔出来，让我瘫在床上并为此不停抽搐。

混蛋。

我听到他撕开安全套和打开润滑剂瓶盖的“咔哒”声，然后他回来了，带着更多的润滑剂和更多的手指头。“想要更多。”我咬牙切齿地说。

然后他用膝盖顶开我的大腿，用粗大的龟头抵住我的后穴。“小心许愿哦。”他在进入我体内之前低声说。

操。

操操操操操。

我呻吟着，喊了出来，双手抓着床罩，努力在他攻击的夹缝中喘口气.....他把着我的屁股，用他的大鸡巴顶我，直到整根没入。

一操到底。

“啊，天啊。”我喊了出来。

他在我耳边咕哝了一句：“你真他妈的紧。”

“你真他妈的大。”

他的大屌拔出来推回去的同时，笑声在我耳边隆隆作响，他顺着我的脖子往下咬。他呻吟着，声音如此地淫荡。我和他一起晃起来，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和他一起摆动，为他抬臀拱背。一次又一次地迎接他的插入，感觉真他妈的爽。

他控制着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插入。他像弹奏竖琴一样弹奏我的身体，弹奏着我都不知道自己有的和弦，奏响我听过的最甜蜜的歌曲。

他的节奏变了，变得紧迫，插得更深更用力，天啊，他在呻吟和咕哝。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火辣的声音.....

但随后他停了下来，调整了一下我的姿势。跪了起来。他抓住我的臀部，一次又一次地贯穿我，然后包住我的阴茎撻动。“我要插射你。”他粗声说。

我操操操。

在那一瞬间，我完全被他塞满了，我射得太猛，几乎晕过去。我四肢摊开，膝盖几乎沾不到床垫，因为他把我整个举起，用力深深地插入我体内，然后轮到他高潮了，他插在我体内，肿胀的肉棒在安全套里抽动。

我俩瘫倒在床上，他压在我身上，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他又轻声笑了，呻吟着把自己拔出来，然后躺在我旁边，双腿大开，张嘴咧笑。我们浑身都是汗和润滑剂，但我根本管不了那些。

过了一会儿，我们顺过来气了，我正想说些“太棒了”之类的土掉渣的话。就在这时，他用一根温柔的手指划过我的脊柱。“你需要多长时间？”他的声音粗犷而低沉。

但我的大脑处于某种愚蠢的炮后失智之中，没跟上他的节奏。“什么多长时间？”

“第二轮。”

我笑出声，说：“天啊，你还能再来一次？”

“你之前说我们要干到天亮。”他笑着低声说。然后把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把我的腿举到他的胸前。他再次压到我身上吻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老二又硬了。或者可能是一直硬着，我不知道。我不在乎。

在用了更多的安全套和润滑剂后，我的大脑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高潮之间短路了。

因为他还“能”再来一次。甚至两次。就在天快要亮的时候，我们洗了个澡，我穿上睡袍，他穿上牛仔裤和衬衫。当他穿上靴子时，我感到失落。

“我可能该走了。”他说。

“呃，是的。我也该准备上班了……”我想看现在几点，但没有找到手机，我可能把它忘在厨房了。我对着卧室窗外清晨的天空扬了扬头。“快到点了。”

他咧嘴一笑，甚至没有丝毫的遗憾。“这真是太有趣，”他站了起来，“事实上，这真他妈太爽了。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再来一次。”

“下周五晚上？”我耸耸肩，“我们不用浪费时间去酒吧，你就直接来这儿吧。”

他脸色一变，好像正在考虑。

“没有额外约束，没有复杂关系，”我补充道，“只为多来几次我经历过的最棒的性爱。”

“最棒的？”

“你可以随时来这，像之前那样，使用我的身体。”

“如果你想让我来这儿，像这次这样使用你的身体，我恭敬不如从命，”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你像勇士一样俘获了我的老二。”

这种对话真的一点都不奇怪呢。“你像勇士一样贡献你的老二。”

他笑了。“周五晚上，九点？”

“好的，一言为定。”

他笑着离开。没有再见，没有谢谢，没有尴尬，没有遗憾。

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1]康纳利（Canali）是意大利奢侈男装品牌，夏维（Charvet）则是法国顶级衬衣品牌。

[2]The Clash，英国老牌经典朋克摇滚乐队，成立于1976年。

第二章

布莱斯

“你真一点不浪费时间，”特伦斯说，给了我一个心知肚明的假笑，“你才回国多久？五个小时？”

我笑着把给他买的咖啡递给他。“我有很大的生理需求。”

他努起嘴说：“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家伙。我见过，知道有多大。看来那个可爱的金发小家伙肯定很喜欢它吧，因为那天晚上你没回来。”

我轻笑说道：“啊，是的，做了好几次。”

特伦斯笑着嗦了一口咖啡，说：“所以最近两天是在恢复体力吗？你需要恢复还是他需要？”

“周六早上我离开的时候，他状态很好。我整个周末都在努力倒时差，还和我爸爸共进了晚餐。”

“顺便问一下，你爸爸最近怎么样？”

“啊，他挺好的。一如既往地忙工作。你知道的，就那些事。”

他点点头，是的，他很清楚。我和特伦斯在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了，从那开始我们就成为了朋友。他的家族企业和我家的一样，都是酒店业，我们都被期望继承家业。特伦斯很乐意这么做，这也很适合他。城市里的豪华办公室，责任，烦琐的文件工作，金钱。

我则没有那么热衷。

所以在过去两年里，我去了新加坡、斐济和新西兰。不过主要是在新加坡。那时候我不太开心，想逃离一切，但是我爸爸给了我一个海外投资的项目。当然，是一个酒店项目，他希望能让我看到更广阔的前景——在建立新结构管理的同时又能体验世界，是件很有趣和令人兴奋的事情。

确实有趣，就那么一小会儿。

但那不是我的心之所向。

我知道那并不适合我。

所以我主动回到悉尼，试图弄清楚我的人生该做些什么。嗯，我有一些想法，我只是需要去努力实现它们。回家的感觉很好，但说实话，有点令人生畏。

“你告诉他你不想为他工作了吗？”

我摇头说：“还没有。但我不能再拖了。他在等我的答复。”

特伦斯皱起眉头。“这就是在下棋，兄弟。你需要预判他的反应，然后想好下一步怎么走。一旦你告诉他不想为他工作了，他就会问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一个回答。相信我，你爸和我爸没什么不同。那么，你的对策是什么？”

我叹了口气。“我有一个创业想法。如果做得好，可能会很好。但我也知道他会说什么。”

“如果你的计划滴水不漏，他就无法反驳。给他提供数据、数字和预测。让他看看你有多认真，他就无话可说了。”特伦斯笑了。“打算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吗？”

“还不是时候。等我把这些落到纸上，可能会让你帮忙看看。”

“你是说，你可能会让我帮你起草商业计划？”

我笑了，因为他很聪明。“玛拉最近怎么样？”

特伦斯笑了笑，然后翻了个白眼，说道：“她很好。”

“拜托，特伦斯，你需要开始考虑给那个女孩戴上戒指了。”

“啊，闭嘴吧，”他回答，“你说话像我妈似的。还有我爸，还有我姐、我哥、我大姨。”

我大笑。特伦斯家人坚持要他找个漂亮的华裔女孩安顿下来，大约五年前，特伦斯的表哥就将玛拉当做结婚对象介绍给他。让特伦斯惊愕的是，玛拉在各方面都很适合他。“是因为她比你聪明？比你好看？”

特伦斯靠到桌子上，示意我也靠过去，好像他要小声跟我说什么惊天大秘密似的。但并没有。“去死。”

我又笑了笑，坐回到座位上。“好吧，问问她什么时候有空吃饭，我约你们俩出去。我请客。”

“她之前提了一嘴说周五有空。”

“嗯，可以，只要九点前结束，我没问题。”

他对我斜挑一眉。“有约？”

“不。不完全是。应该说是见面，”我踟蹰道，“安排吧，安排听着比见面更贴切。”

“和谁？”

“周五晚上的那个金发帅哥。”

他啜了口咖啡，盯着我看，问道：“搞第二次？”

“噢不，上周五已经做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了。严格来说，应

该是第四次，第五次，理想的话第六次。”

他眨了眨眼。“三次。你没开玩笑……你知道，从统计学上来说，你让我们其他人显得很不行啊。”

我笑了。“好吧，那怪我咯，但我不会道歉的。”

“所以，这是个随意约，还是……？”

“超级随意。用他的话说，‘没有额外约束，没有复杂关系’。”

“你知道这种事最后都怎么结束的，对吧？比中国算术还要复杂。我有资格这么说。我是华人。那玩意儿真的很复杂。”

我笑着摇摇头。“我觉得不会。他似乎对此很有把握。他在海边有一套非常不错的公寓，一柜子昂贵西装，很明显他不管做什么都很在行。不管怎样，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在我看来，他是那种感情很超脱的人。”

特伦斯笑了笑。“听起来他很适合你。”

我哼了一声，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是好话？”

他又笑了，问道：“所以这位‘情感超脱先生’有名字吗？”

我耸耸肩。“我相信他有。”

特伦斯哼了一声。“噢，布莱斯。我好想你。现在滚出我的办公室。我要工作了。”

我走到门口时说：“记得和玛拉说吃饭的事，然后告诉我。”

他挥手让我走，等我出去时，他已经在和海外客户通话了。他对自己的工作很专注，我羡慕这种激情。我并不害怕工作辛苦。我只是害怕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不喜欢的事情上。

我不想投身于父亲的事业。那是他的激情，不是我的。我为他所做的和所取得的一切感到骄傲。但我想要属于自己的东西。我想追逐自己的梦想，而现在是时候了。老实说，有些事情如果现在不做，就永远都不会做了。

因此，特伦斯的建议在我耳边回响，我回到家，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一份商业计划。他说得没错。在没有一个完整详尽、逐步进行的计划之前，我不能就这么坐下来跟我爸空谈，说我不感兴趣。我爸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

果然，事情就是这样的。

爸爸回来晚了，手里拎着几个外卖打包盒。我之前一直忙着在笔记本电脑上处理东西，甚至都没意识到已经很晚了。但我很快拿起几个碟子，坐在厨房岛台边的长凳上用餐。“我本来以为今天会在办公室见到你。”他开口说话。

我摇了摇头，把满口的食物咽下去。“没有，我.....”我不想对他撒谎。“爸，我在做一份创业计划。现在还没有成型，我只是把想法落在纸上，我不打算说不成熟的想法，但.....”我放下叉子，“我真的很感激你所做的一切。我爱你的事业和你所建立的一切，爸爸。但那是.....你的，不属于我。这我以

前就跟你说过。”

“布莱斯，你可以直接进入一家市值数百万的公司做高级管理层。你知道有多少人为这个机会打破头吗？”

“就是因为这样，爸爸。我不想空降到任何企业。我想创立自己从零开始做的东西。属于我的东西。”我叹了口气。“请不要认为我不知好歹。因为我真的很珍惜每一个机会，我知道你工作有多拼。你的成功是应得的，但是.....”

天啊，为什么这么难？

“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我继续说，“我也不想让你生气或者失望。”

“嗯，我当然会失望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解决.....”

天啊。

“爸爸。”

“但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直愣愣的看着他，等等，什么？“你明白？”

他凝视着窗外城市的灯光。“我本希望你从国外回来后，准备好接手我的位置。”

“你的位置？你在开玩笑吗？”

他展颜一笑。“好吧，也许过个二十年再说吧。但总有那一

天的。在此期间，我认为你可以管理一个附属公司。”

“并解雇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人？还是因人设岗。爸，那不是我。我不想因为我是你的儿子而被给予一个工作或得到什么职位。在国外的工作很好，但他们都知道我是谁。布莱斯·施罗德，施罗德酒店老板詹姆斯·施罗德的儿子。没有人会跟我唱反调。”

“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去应聘收发室的工作。”

“你甚至都没有收发室。”

爸爸又笑了，最后点了点头说：“所以你在酝酿一个创业计划，是吗？”

我点头。“目前为止还未成型，但是的，我在做。”

“你想简明扼要地跟我说一下吗？”

“不。”

“为什么不？”

“因为我希望让你能看到全局。我不想你根据一个三十秒的口述告诉我这不会成功。”

爸爸沉思了一会，然后吃了几口饭，问：“那创业的启动资金呢？”

“我正在研究启动的成本。”

“如果你想要财务支持——”

“我不要，”我回答，快到自己都意外，但这是事实，“如果我要开始做这件事，爸，我需要自己独立完成。”

爸爸的表情让人看不懂。惊喜？好笑？骄傲？

“没问题，”他慢慢点头，“那么你的商业模式？”

我大笑出声。“我基本是采用你的商业模式。”他瞪了我一眼。“怎么？我知道这种模式能行。我自己也在里面工作了很多年。在这儿四年，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工作了两年。”

他扬起一边眉，几乎笑了，然后把一个炸鸡排外带盒往我这边推。“多吃点。如果你想让我在你接触投资者或商业银行经理之前看一下你的商业计划，尽管跟我说。”

我笑了，如释重负。“我会的。谢谢。”

“但如果你的计划不够好.....”

原来在这等着呢。

我和他对视。“会成功的。”

必须成功。

* * *

接下来的四天里，我一直在研究资金、预测和数据分析，到了周五晚上，我渴望快点到九点。

好把，“渴望”不是一个准确的词。

是“饥渴”。

来到他住处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穿得有点随意：牛仔裤、靴子和一件某垃圾摇滚[1]乐队的T恤。我是说，虽然这件衣服很贵，但我希望它不会在我身上穿太久。

我还有点担心他不会应门。

或者他改变了想法。我们之间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九点钟的现身有点像是开盲盒。

但是他按开门禁让我进去了。开门的时候，他衬衫半开，西裤、皮带解开，眼里燃着炽热的篝火。

我咧嘴一笑。

他靠边站。

我走进屋，他在我身后关上门。他的公寓和上周一样华丽。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达令港上闪烁的灯光。厨房柜台上放着一瓶伏特加和两个玻璃杯。他拿起酒瓶，问道：“来一杯吗？”

“当然。”

他倒了两杯，递给我一杯，边大口喝边直视着我的眼睛。他

的金发梳理得很整齐，大背头。和我上周离开时的样子大为不同。

“你吃饭了吗？”

“我刚吃过晚饭。”我不得不阻止自己说出刚和朋友见面吃饭的事。他不认识特伦斯和玛拉，也不认识任何一个我的朋友。更不知道关于我的任何事。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来。”他说。

“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在。”

他笑了。“我很高兴你来了，”他一口喝下剩下的伏特加，“我刚到家没多久，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光着身子去开门……”

我笑了。“我应该不会介意。”

他盯着我，解开了另一颗扣子，然后又解开了一颗，衬衫从他的肩膀滑落。他把衣服扔到沙发上。他的身体白嫩，光滑，精瘦。我想知道他是游泳还是跑步。看起来像是游泳……

然后他解开裤子扣，慢慢拉开裤链。“我一直期待着今晚，”他承认道，他的声音粗犷而低沉，“上周之后，我的期望值拉满。”

我笑了，然后把酒喝完，将杯子推到桌子上，脱下衬衫。“我最好不要让你失望。”

他咧嘴一笑，眼神暗沉下来，朝自己的卧室后退了一步。“你最好不要。”

我蹬掉靴子，在期待中已经硬了。这前戏的小游戏，挑逗的话语，他眼里的火花，真他妈的火辣啊。

我解开牛仔裤扣子，他的嘴张开，想要，需要。我猛扑向他，把他拉过来给了一个激烈的吻。他哼了一声，为我张开嘴，欲火焚身地朝我贴来。

我推着他进入卧室，几乎是抱着他，然后把他扔到床上，爬到他身上。我从他的小腹往上舔，咬他的乳头、锁骨、下巴和嘴唇。我把舌头伸给他，他简直爱死这样了。

“我要再操你三次。”我在唇齿间挤出一句话。

他弓起身子看我。他的勃起在我们中间抽动，柔软的身体像着了火似的。“那就把我这该死的裤子脱了，”他粗声粗气地说，“然后对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话太撩人了。

他在失控的边缘摇摇欲坠，在渴望和保持控制之间左右摇摆。于是我用手指掐进他的臀部，用舌头撩着他的嘴唇。“那，我的计划是，我很快就会把我的老二嵌进你紧致的小身子里。但我还会让你想要更多。”

[1]grunge，盛行于19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摇滚风格，表达反叛精神。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

书阅读体验。)